事實類苑/卷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五十七　知人薦舉

下一卷▶

◆知人薦舉

呂申公

呂申公累乞致仕，仁宗倚眷之重，久之不允。他日，復叩於便殿坐，上度其志不可奪，因詢之曰：“卿果退，當何人可代？”申國曰：“知臣莫若君，陛下當自擇。”仁宗再三問之，申國公遂引陳文惠堯佐，曰：“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材，臣所不知。必欲圖任老成鎮百度，周知天下之良苦，無如陳某者。”仁宗深然之，遂大拜。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，無以形其意，因撰燕辭一闋，攜觴相館，使人歌之，曰：“二社良晨，千家庭院，翩翩又見新歸燕。鳳凰巢穩許為鄰，瀟湘煙暝來何晚？亂入紅樓，低飛綠岸，畫梁時拂歌塵散。為誰歸去為誰來？主人恩重珠簾卷。”申公聽歌，醉笑曰：“自恨卷簾人已老。”文惠應曰：“莫嫌調鼎事無功，老於巖廊，韞籍不減。”湘山野錄。

章郇公

寶元中，河東闕漕使，堂上議，難得可任者。章郇公言：“聞縉紳間說，文彥博者，磊落有稱時。”呂許公曰：“恨不識也，可召來，試面詢之。”明日，召至堂上，許公都

不交一談，但睥睨不已。郇公強問其鄉曲任使次第，因問河東事。曰：“某鄉里無所不知。”郇公喜之，文退，許公歎曰：“此大有福人，何所任用不可？”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，明年，就遷待制，不出十年，出將入相。趙康靖公錄。

陳恭公

真宗時，或薦梅詢可用者，上曰：“李沆嘗言其非君子。”時沆之沒，蓋二十餘年矣。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：“宰相沒二十年，能使人主追信其言，以何道？”子容言：“獨以無心故爾。”某因贊其語，且言陳執中俗吏爾，特至公，猶能取信主上，况如李公之才識，而濟之以無心耶？時元祐三年，與龍陽宴尚書省論。是日，又見王鞏云：“其父仲儀言，陳執中罷相，仁宗問誰可代卿者，執中舉吳育。上即召赴闕，會乾元侍宴，偶醉，坐睡，忽驚顧拊床，呼其從者。上愕然，即除西京留臺。”以此觀之，執中雖俗吏，亦可賢也。育之不相，命矣夫。然晚節有心疾，亦難大用，仁宗非棄材之主也。東坡集。

姜遵素

范仲淹字希文，早孤，從其母適朱氏，因冒其姓，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。少厄瘠，嘗同眾客見諫議大夫姜遵，遵素以剛嚴著名，與人不款曲。眾客退，獨留仲淹，引入中堂，謂其夫人曰：“朱學究年雖少，奇士也。他日不唯為顯官，當立盛名於世。”參坐置酒，待之如骨肉，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。年二十餘，始改科舉進士。涑水紀聞。

高保寅

高保寅，字齊巽，歸朝知懷州。時蘇易簡、王欽若並妙年，在同州，錢若水為從事，在光化軍，張士遜其邑人也。保寅一見，皆許以遠大，議者多其知人。范蜀公蒙求。

胥內翰

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，號為擅場。時太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，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，奈何重疊押韻，一韻內有“環奇擅名”及“曾無刻畫之名”之句，深惜之，密與自改“擅名”為“擅聲”，後列之於第一。迨發試卷，果鄭公也。胥公孳孳於後進，故天聖、明道間，得譽於時。若歐陽公等，皆是後進，雖貴顯而眷眄亦衰。故學士王平甫撰胥公

神道碑，略云：“ 諸孤幼甚，歸於潤州。公平日湔擢相踵，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相助，獨宋鄭公卹其家甚厚。 ”蓋茲事也。

南宮誠

馮大參，當世公始求薦於武昌，會小宗者庸謬寡鑑，堅欲黜落，又欲置於末綴。時鄂倅南宮誠監試，當拆封定卷，大不平，奮臂力主之，須俾魁選。小宗者理沮，不免以公冠於鄉飯，果取大魁，釋褐，除荊南倅。南宮遷潭倅，以詩寄謝曰：“ 嘗思鵬海隔飛翻，曾得天風送羽翰。恩比丘山何以戴？心同金石欲移難。幾年空嘆音題絕，千里長思道義懽。每向江陵訪遺治，邑人猶指縣題看。 ”箋云：“ 江陵縣額，即君臨治時親墨也。 ”並湘山野錄。

孫參政

孫參政扑為御史中丞，薦唐介、吳中復為御史，人或問曰：“ 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，而遽薦之，何也？ ”孫答曰：“ 昔人恥呈身御史，今豈求識面臺官也？ ”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。孫晚年執政，嘗嘆曰：“ 吾何功以輔政，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！ ”

盧士倫

張待問為淄州長山縣主簿，縣有盧伯達者，與曹侍中利用通姻，復憑世廕，大為一邑之患。累政憚其勢，莫敢與之校。張一日承令乏，適會伯達以訟至庭，即數其累犯，杖之。未幾，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，眾皆為張危之，或勸以自免而去，張曰：“ 盧公果賢者，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？ ”了不攖意。一日，士倫巡案至邑，召張語之曰：“ 君健吏也，吾叔父賴君懲之，今變節為善士矣。 ”為發薦而去。並東軒筆錄。

和凝

和魯公凝，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。後唐長興四年，知貢舉，獨愛范魯公質程文，語范曰：“ 君文合在第一，暫屈居十三人，用傳老夫衣鉢。 ”時以為榮，其後相繼為相。當時有贈詩者曰：“ 從此廟堂添故事，登庸衣鉢盡相傳。 ”澠水燕談。

孫宣公

宋尚書祁為布衣時，未為人知，孫宣公奭一見奇之，遂為知己。後宋舉進士，驟有時名，故世稱宣公知人。公嘗語其門下客曰：“近諡用兩字，而文臣必諡為文，皆非古也。吾死得諡曰宣，若戴足矣。”及公之卒，宋方為禮官，遂諡曰宣，成其志也。廬陵歸田錄。

張乖崖

轉運黃虞部，好舉時才之士，乖崖公勸曰：“大凡舉人，須舉好退者。好退者廉慎知恥，若舉之，則志節愈堅，少有敗事。莫舉奔競者，奔競者能曲事諂媚，求人知己，若舉之，必能矜才好利，累及舉官故不少矣。其人既解奔競，又何須舉他？”忠定公語錄。

二

張尚書鎮蜀時，承旨彭公乘始冠，欲持所業為贄，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。鑒曰：“請君遇旌麾游寺日，具襴鞹，懷文候之。老僧先為持文奉呈，果稱愛，始可出拜，蓋八座之性靡測。”一日果來，鑒以彭文呈之，公默覽殆遍，無一語褒貶，都擲於地。彭公大沮，後將赴闕，臨歧託鑒召彭至，語之曰：“向示盛編，心極愛嘆，不欲形言者，子方少年，若老夫以一語獎借，必凌忽自墮，故擲地以奉激。他日，子之官亦不減老夫，而益清近，留鐵緡鈔二百道為縑緗之助，勉之。”後果盡然。湘山野錄。

三

蜀中士子，舊好古文，不事舉業，迨十五年，無一預解名者。景德元年，李畋與同門生張及、張逵詣州請解，先於承引司通百姓名，下桑梓狀，公判云：“入試一日前，陳桑梓二拜。”旁小注云：“不得喝。”畋與同人卻就客次，具襴鞹，各贄事業十卷，啟狀一通。公坐廳，衣朝服輾履，客將著衫鞾，遣接事業。公遍閱啟狀，迴報云：“承見示至業，未公試謝來。”尋差節度推官韋宿充試官，試官申乞差監試官，公判云：“知州親監。”一日前，承引司復申桑梓狀，公判云：“免桑梓客將引上廳客禮。”及試日，公送牌印付通判廳曰：“今為國家試舉人，如有生事，則報來。”臨試時，始問韋宿曰：“今日試何題目？”對曰：“試上善若水賦，秋風生桂枝詩。”公曰：“詩題陳熟，改試朝日蓮詩。”次日又問曰：“今日試何論？”對曰：“試禹稷之功王者事業，州郡豈合問他？吾曾見州郡中策舉人，問國家時務事，此亦非宜，乃改試文行孰先論。”公曰：“秖此亦可以見二三子於文行中所存之心也。”三人俱獲解，送鹿鳴筵。前三日，公率

郡僚各賦送三秀才應舉詩，公首唱五言古調詩，并序曰：“益部去帝鄉四千里，平昔英俊，怠於進趍，况更賊亂之餘，例乏資生之計，鄉老之薦，聲響久絕。今年華陽邑大夫以三進士為請，試官誦其文，閭里稱其行，又嘉其迹忘遐闊，心戀明聖，有以彰遠人。既又吾君德澤流被於無窮也。近世取鹿鳴之什，以饗貢士，斯筵之啟，殆若是乎？舉送官老不勝酒，亦醉且喜，因歌詩以將之，眾君子辭學先鳴，請為賡歌之詩云。”公詩見本集。是歲仍奏給三人驛券赴京，兩川士子，目為盛事，方奮起家榮鄉之志。忠定公語錄。

王沂公

王沂公曾當國，屢薦呂許公夷簡，是時明肅太后聽政，沂公奏曰：“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，而兩宮終未用，以臣度太后之意，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。且旻一赤脚健兒，豈容妨賢如此？”太后曰：“固無此意，行且用夷簡矣。”沂公曰：“兩宮既已許臣，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。”太后從之，及許公大拜，漸與沂公不叶。

呂許公

仁宗以西戎方熾，歎人才之乏，凡有一介之善，必取錄之。杜丞相衍經撫關中，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，遽命賜對於便殿。簡夫辯給，善敷奏，條列西事甚詳，仁宗嘉之，即降旨中書令，檢真宗召种放事。是時呂許公當國，為上言曰：“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，未必有實効，今遽爵之以美官，異時用有不周，即難於進退，莫若且除一官，徐觀其能，果可用，遷擢未晚。”仁宗以為然，遂除耀州幕官。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、三司判官，而才實無大過人者。

王化基

鞠詠為進士，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，及王公知杭州，詠擢第，釋褐為大理評事，知杭州仁和縣。將之官，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，以謝平昔獎進，今復為吏，得以文字相樂之意。王公不答，及至任，略不加禮，課其職事甚急。鞠大失望，於是不復冀其相知，而專修吏幹矣。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，首以詠薦，人或問其故，答曰：“鞠詠之才，不患不達，所憂者氣俊而驕，我故抑之，以成其德耳。”鞠聞之，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。並東軒筆錄。

李文靖

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，李文靖公為相，丁公尚為兩制，萊公曰：“屢以丁薦，而公不用，何也？”文靖答曰：“今已為兩禁矣，稍進，則當國。如斯人者，果可當國乎？”寇曰：“如丁之才，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？”文靖曰：“唯，行且用之，然他日勿悔也。”既而二公秉政，果傾軋，竟如文靖之言。倦遊雜錄。

朱翰林

太宗詔卿士舉賢良，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，陳彭年家貧，無贄編可投之，備入削奏，乞終任，不願上道。杜龍圖鎬、刁秘閣衍列章奏曰：“朱昂端介厚重，不妄舉人，况彭年寔有才譽，幼在江左，已為名流所重，乞不須召試，備清問可也。”乃以本官直史館。玉壺清話。

王章惠

王章惠公隨知揚州，許元以舉子上謁，自陳世家，乃唐許遠之後。章惠率同僚上表，薦其忠烈之家，乞朝廷推恩，而道判已下，皆不從。章惠遂獨狀薦之，朝廷以為郊社齋郎。元有材謀，曉錢穀，為江淮制置發運判官，以至為使，凡十餘年，號為能臣。終天章閣待制。涑水紀聞。

謝諫議

謝泌諫議，居官不妄薦士，或薦一人，則焚香捧表，望闕再拜而遣之。所薦雖少，而無不顯者。泌知襄州日，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，有善政。鄧城去襄城，渡漢水才十餘里，以暇日多乘小車，從數吏，渡漢水入鄧城界，以觀風謠。或載酒邀張野酌，吟嘯終日而去，其高逸樂善如此，張亦其薦也。東軒筆錄。

二

謝泌名知人，少許可，平生薦士，不過數人，而後皆至卿相。每發薦牘，必焚香望闕再拜曰：“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。”王文正公，即其所薦士也。倦遊雜錄。

三

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，黜落甚眾，羣言沸搖，懷璧以伺其出。泌知，潛由他途投史館，避宿數日，太宗聞之，笑謂左右曰：“泌職在考校，豈敢濫收，小人不自揣分，反怨主司，然固須避防。”又問曰：“何官職駿導雄偉，都人歛避？”左右奏曰：“惟臺省知雜，呵擁難近。”遂授知雜，以避擲璧之患。公深慕玄虛，朴素恬簡，病革，盥沐衣羽服，焚香端坐而逝，首不少欹。

王文正

上宣諭曰：“聞趙安仁在中書，絕不親事，每奏對，亦未嘗有一言，可罷之。”王文正公對曰：“趙安仁居常有體，凡有進擬，皆同列議定，方敢取旨。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，皆迎合陛下之意。安仁無異議，是有執守。”上曰：“能如此，朕不知也。卿可諭以委任之意，更令宣力。”公乃語趙，趙曰：“上誤有拔擢，以不才罷去，宜矣。使與眾人騁辨以合上意，安仁不敢為也。”公喜曰：“吾適保安仁於上前，不誤知人矣。”

二

王文正公旦病，謁告不入，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諫議大夫知開封府，上曰：“更問王某，如允當，入文書來。”中書座聖語問公，公曰：“度必不樂此任。”政府召問之，度曰：“幸以文進，不願親吏事。”中書以度意聞上，上曰：“王某銓量才品，直是精當，必使人各得其所，向道須問王某。”度此命遂罷。

三

參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，為將作監丞，不復仕進，杜門燕居，有儒雅之舉。一日上召對賜坐，撫諭之，改太子中允，賜錢三百萬。初令中使出召，不知居處，上曰：“去中書問王某。”時人方知公言之。並名臣遺事。

四

真宗時，王文正旦為相，賓客雖滿坐，無敢以私干之者。既退，且察其可與言者，及素

知名者，使吏問其居處。數月之後，召與語，從容久之，詢訪四方利病，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，觀其才之所長，密籍記其名。他日，其人復來，則謝絕不復見也。每有差除，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，上所用者，輒以筆點其首，同列皆莫之知。明日，於堂中議其事，同列爭欲有所引用，旦曰：“當用某人。”同列爭之，莫能得，及奏入，未嘗不獲可，同列雖疾之，莫能間也。丁謂數毀旦於上，上益親厚之。曹瑋久在秦州，累章求代，上問旦，薦樞密直學士李及，上即以及知秦州。眾議皆謂及雖謹厚，有行檢，非守邊之才，不足以繼瑋。楊億以眾言告旦，旦不答。及至秦州，將吏心亦輕之，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，吏執以聞，及方坐觀書，召之使前，略加詰問，其人服罪，及不復下吏，亟命斬之，復觀書如故。將吏皆驚服，不日，聲譽達於京師，億聞之，復見旦，具道其事，謂旦曰：“向者，相公初用及，外廷之議，皆恐及不勝其任。今及材器乃如此，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。”旦笑曰：“外廷之議，何其得也！夫以禁軍戍邊，白晝為盜於市，主將斬之，事之常也，烏足以為異政乎？旦之用及者，其意非為此也。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，羌人讋服，邊境之事，瑋處之已盡其宜矣，使他人往，必矜其聰明，多所變置，變壞瑋之成績。旦所以用及者，但以及重厚，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。”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。涑水紀聞。